

品花寶鑑

品花寶鑑

第三十七回

開今行小令一字化為三對戲名三言增至四

且說琴言回寓氣倒了哭了半日。卽和衣蒙被而卧。千悔

萬悔。不應該去看聘才。知他通同一路。有心欺他。受了這

場戲侮。恨不得要尋死。悽悽慘慘。恨了半夜。睡到早晨。尙

未曾醒。他小使進來推醒了他。說道。怡園徐老爺來叫你。

說叫你快去。梅少爺已先到了。琴言起來。小使摺好了被。

琴言淨了臉。喝了碗茶。因昨日氣了一天。哭了半夜。前兩
天又勞乏了。此時覺得頭暈眼花。口中乾燥。好不難受。勉
強扎掙住了。換了衣裳。把鏡子照了一照。覺得面貌清減
了些。又復坐了一會。神思懶怠。已到午初。勉力上車。往怡
園來。此日是二月初一。園中梅花尚未開過。茶花玉蘭正
開。今日之約。劉文澤顏仲清田春航不來。因爲是春航會
同年團拜。文澤王恂是座師的世兄。故大家請了他。春航
並請仲清。仲清新受感冒。兩處都辭了。王恂也辭了那邊。

清早就約同子玉到怡園。次賢子雲接進梅嶼坐下。這梅嶼是箇梅花樣式五間。一處共有五處。長廊曲檻鉤連。綠萼紅香圍繞。外邊望著也認不清屋宇。唯覺一片香雪而已。子玉每到園中。必須賞玩幾處。子雲道。今日之局。人頗不齊。這月裏戲酒甚多。我想王儂回來。尙有二十餘日之久。這梅花還可開得十天。我要作箇十日之敘。不拘人多。人少。誰空閒卽誰來。卽或我有事不在園裏。靜宜總在家。儘可作得主人。庸菴庾香以爲何如。王恂道。就是這樣。如

果有局我是必來的。子玉道：依我也不必天天盡要主人費心。誰人有興，就移樽就教也可。或格外尋箇消遣的法兒。次賢道：若說消遣之法儘多，就是我們這一班人心無專好，就比人清淡得多了。譬如幾人聚著打牌擲骰，甚至押寶搖灘，否則打鑼鼓看戲法聽盲詞，在人皆可消遣。再不然叫班子唱戲，鎗刀如林，筋斗滿地，自己再包上頭開了臉上臺唱一齣，得意揚揚的下來，也是消遣法。還有那青樓曲巷，擁著粉面油頭，打情罵俏，鬧成一團，非但我

能諸公諒亦不好。子雲等都說極是。教你這一說。我們究
還算不得愛熱鬧。但天下事莫樂於飲酒看花了。王恂對
子雲道。我有一句話。要你評評。子雲道。你且說來。王恂道。
人中花與花中花。孰美。子雲笑道。各有美處。王恂道。二者
不可得兼。還是取人。還是取花。子雲笑道。你真是糊塗話。
自然人貴花賤。這還問什麼呢。次賢道。他這話必有箇意
思在內。不是泛說的。子雲微笑。王恂笑道。我見你滿園子
都是花。我們談了這半日。不見一箇人中花來。不是你愛

花不愛人麼。子雲笑道。你不過是這麼說呀。前日約得好兒的。怎麼此刻還不見來呢。少頃寶珠桂保來了。見過。了。子雲道。怎麼這時候還只得你們兩箇人來。寶珠道。今日恐有幾箇不能來。王儂還沒有來嗎。桂保道。今日聯錦是五包堂會。聯珠是四包堂會。大約盡唱崑戲。腳色分派不開。我們都唱過一堂的了。王恂道。何以今日這麼多呢。桂保道。再忙半箇月也就閒了。寶珠道。我見湘帆前舟在那裏。劍潭何以不來。王恂道。身子不爽快。桂保謂子玉道。

今年我們還是頭一回見面。子玉道：「正是我卻出來過幾次，總沒有見你。」寶珠道：「今日香晚與靜芳苦了，處處有他們的戲，是再不能來的了。」子雲道：「我算有六七八人可來，誰曉得都不能來。」將到午正，桂保往外一望道：「玉僕來了。」大家一齊望著他進來。子玉見他比去年高了好些，穿一套素淡衣裳，走入梅花林內，覺得人花一色，耀眼鮮明。大家含笑相迎。琴言上前先見了次賢子雲王恂，復與子玉見了。問了幾句寒溫。子雲笑道：「如今人也高了，學問也長了。」

你看他竟與庾香敘起寒溫來。若去年就未必能這樣。琴言聽了不好意思道。他是半年沒有見面了。子雲道。我們又何曾常見面。琴言笑道。新年上你同靜宜來拜年。不是見過的。次賢笑道。是了。大約見過一次。就可以不說什麼了。說得琴言笑起來。王恂道。只有我與玉儂見面時最少。琴言也點一點頭。然後與寶珠桂保同坐一邊。寶珠推他上坐。他就坐了。子雲吩咐擺起席面來。也不送酒。子雲對王恂道。論年齒吾弟長於庾香。但今日之酌。特爲玉儂而

設要玉儂坐箇首席。庾香作陪。琴言道。這箇如何使得。我是不坐的。子玉道。應是庸菴。子雲笑道。往日原是這樣。今日卻要倒轉來。便拉定琴言坐了首席。子玉並之。桂保坐了二席。王恂並之。不准再遜。遜者罰酒十杯。子雲又叫寶珠坐在上面。寶珠要推時。見蕙芳來了。子雲道。好好你來坐了。次賢相並。蕙芳不肯坐在次賢之上。次賢道。今日所定之席。皆是你們爲上。我們爲次。你不見已定了兩位麼。蕙芳只得依了。下面寶珠也只得坐在子雲之上。坐定了。

王恂笑道。外邊館子上。若便依這坐法。便可倒貼開發了。衆皆微笑。互相讓了幾杯酒。隨意喫了幾樣菜。寶珠看琴言的眼睛。似像哭腫的。想是爲師傅了。子雲也看出來。太息了一聲道。玉儂真是箇多情人。長慶待他也不算好。他還哭得這樣。這也難得。衆人盡皆太息。琴言聽了。觸起昨日的氣來。便臉有怒容。又見子玉在旁。總是爲他而起。他一陣酸楚。流下淚來。衆人齊相勸慰。殊不知琴言別有悲傷。並不是爲著長慶。衆人既不知道。又不便告訴人。悶在

心裏越想越氣。要忍也忍不住。把帕子揜了面。想道。魏聘才這東西。專會捏造謠言。將來必說我在他那裏陪酒。奚十一賞錫子等語。不如我說了也可叫人明白。況且諒無笑我的人。又停了一會。問子玉道。你幾時見聘才的。子玉道。尙是去年十月內見過一次。如今住在城外宏濟寺。也絕不到我家來。琴言道。我昨日見他。他說今年見你三次了。子玉道。何曾見過。最可笑的是大年初一天明的時候。在門外打門。門上人纔穿衣起來。他說了一聲。留下箇片。

子到如今還沒有見著他。你是那裏見他的。琴言罵了一聲道。這魏聘才始終不是箇東西。蕙芳道。早就不是箇東西。何須你說。子玉又問琴言。琴言含淚說道。原是我不好。我到他寓裏要他同我去看你。子玉聽到此。一陣心酸。眼皮上已紅了一點。眾人盡聽他說。王恂道。你看他。他怎樣待你。琴言道。聘才起先還好。如今有一班壞人在那裏引誘。子雲問道。是誰呢。琴言道。一箇奚十一。一箇潘其觀。還有一箇和尚。就是聘才的房東。蕙芳聽了皺了皺眉。問道。

你怎樣呢。琴言也恨極了。索性細細的將奚十一故意先走。後聘才攆了潘三。奚十一忽又送菜來。後奚十一潘三和尙先後的闖進。並將席間諸般戲侮。與砸了他的鐺子。都說了出來。子玉聽了甚是生氣。說道。這是聘才的壞定。是他設的計。故意叫他們糟蹋你的。琴言道。可不是他通同的麼。幸虧我如今不唱戲了。他們還不敢十分怎樣。不然還了得。只怕你們今日也不能見我了。子雲道。這三箇惡煞。怎麼你一齊都遇見了。這也實在難爲你。次賢王恂

皆笑。桂保道：「那箇奚十一，我到沒碰見他，就是佩仙玉艷喫了他的大虧。」琴言道：「我是兩次了。」王恂謂桂保道：「你若遇見了奚十一，便怎樣呢？」桂保道：「我若遇見了他，也叫他看看桶子，叫箇趕車的頑頑，他說得衆人大笑。」蕙芳道：「我們如何想箇法兒收拾他？」次賢笑道：「你若收拾他，須得用箇苦肉計，恐怕你不肯。」蕙芳碎了一聲。次賢復笑起來。子雲問道：「你想著什麼好笑？」次賢道：「我想奚十一就是那箇東西作怪，何不拿他來割掉了，也就安分了。」王恂笑道：

這倒不容易。除非媚香肯行苦肉計。方可。蕙芳道。你何不
行一回。王恂道。我與他無怨無仇。割他作甚。你倒別割奚
十一。且先割了潘三。也免了你多少驚恐。蕙芳連啐了幾
聲。忽斟一杯酒來罰。次賢道。總是你不好。誰叫你講這些
人。次賢也不推辭。一笑喝了。忽見子玉與琴言四目相注。
各人飲了半杯酒。子雲不覺微笑。問子玉道。你與玉儂同
過幾回席了。子玉道。這是第二回。已一年之久。子雲道。只
得兩回。可憐。可憐。真是會少離多了。琴言笑道。也第三回。

了。次賢道。庾香有些貪心不足。以多報少。去年你們瞞著人私逛運河。不算一回麼。子玉道。我偶然忘了。子雲道。我請吾弟與玉儂作十日之歡。閣下不知嫌煩否。子玉道。名園勝友。若得常常歡聚。不勝之幸。何敢嫌煩。只怕弟無此香福。猶恐福薄災生。子雲大笑。次賢道。十日之敘。已無此福。若華星北之福。真是福如東海了。說得眾人大笑。琴言與子玉此時已覺十分暢滿。王桂保對著子雲笑道。我有箇一字化爲三字的令。我說給你聽。說不出者罰一杯子。